

# 石人集

入游私下座里们难物和  
的夕在乡一屋我人哀  
客朝会们在老书我小悲  
作年们我版名家散文系列  
年童我在店  
长们如教书  
们我譬受明  
我比切生开  
于方亲先藏  
对地加个典的尚物个的  
出么更一里寂到人一里  
不什处从园空读小你心  
想有之里后年们是诉日  
我还息塾的长我都告当

师陀



# FORMS



看

人

集

师 陀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冈宁

封面设计：吴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人集 / 师陀著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1995. 11  
(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)

ISBN 7-5006-2083-7

I. 看… II. 师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19070号

出版发行者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印刷者：河北涿州新华印刷厂

787×1092 1/16 7.5印张 2插页

1995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价 25.00元

## 写在前面

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：

开明书店——成立于1926年。

青年出版社——成立于1950年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——于1953年由开明书店和

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。

开明——中青，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。

七十年的“开明”历史，四十五年的“中青”

历程，数代人辛勤劳作，培育出的是一座斑

斓绚丽的昆仑园圃。我们采撷其中最美的一

束花朵，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

读者和作者。

愿这一页历史，在今天能有一个更新的

开头。

于：开明书店七十周年

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

# 题 记

---

这一天我刚看完校样。

“我要走了，”我说。

“你要往哪里去？”

坐在我旁边的 P 君不明白我这要走的意思。其实我也不过是随便说说，我自己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究竟要去什么地方。

“我想到我们乡下。”

“你是想回家吗？”

“有时候我偶然想去看。”

那边的满是尘土的大道，茵绿的无际平野，平原上的瓜棚，吓乌鸦的草人……我于是乎仿佛闻到一种香气，这时候枣开始有红的了，沙果——我是说属于蔷薇科的各种水果——一种接着一种的香起来了，李是早已烂熟，红薯也长到了锄柄样高，村庄与村庄之间到处都有瓜田。

“你在做梦吗？”

P君敲着桌子，似乎有意来阻止我。我想起我们的死了将近二十年的祖母，那时候我们每人都有一只小小的馍筐，我们祖母用秫黍梗刚替我们编起来的，每天早上我们有这样多食物，我们端着装着蒸熟的红薯、毛豆、鲜枣的新馍筐，然后往大路旁边一蹲。

我想的有些古怪；我时常这样跟自己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我要走了，接着我又不得不仍旧埋下头去作事。在那边，在偶然引起我们回忆的平原上，我们的许多亲旧，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不在世上，有一部分将来自然是也要死的，我们仅仅可以猜想，

他们现在是在日本人的蹂躏下面挣扎，他们的近况——我们无从知道，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得到家里人的信息，报纸上也看不见关于他们的任何记载。

现在且让我们到公园里去吧，我们不妨假想<sup>①</sup> 夕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了，我们像曾经在那里避过暑的五个人一样，我们坐在他们坐过的五棵柳树下面。

P君翻着我的校样，我不知道她怎样并且为什么带来了校样。

“你这‘看人’是不是‘看人眉眼’？”

我回答她：“我这‘看人’不是‘看人眉眼；’”

“那么你这‘看人’看的是什么呢？”

说起来话长，人生在世，岂能不看他人眉眼；不过我的意思并不在这里，现在一想又是好几年前了。那时候我刚从北方

---

<sup>①</sup> 八月二十八日飓风袭击。



到上海，空闲起来喜欢到书店里去走一走，同时空闲起来和我一样喜欢到书店里去走一走的人自然也并不少，真正买书的却并不多。

天下有许多怪人，他们有的竟以跑跑书店为满足。我每次走进书店只看见顾客们进进出出，这些人也许有几位我见过已不止一面，我们过后就忘记了。他们大半是站着看一看，接着再翻一翻，接着便一句话都不说的走开，只有书——不管是站着的或卧着的——却似乎总是它们几本。

“啊，现在我明白了。”

现在你明白了，书原是写给人看的，而今看人，对于作家们不能不算是一种讽刺。后来有人说我的书也只在书店的台上或架上出神，这话远在我决定将来印一本叫作“看人”的书以后，我听了觉得十分放心，因为我既可以少在别人眼里现丑，而且也不以为有什么不该。

肆

你也许又会说：

“你想的多么古怪呀！”

在目前太不古怪的人们心目中我是有一点古怪。他们外恭内骄，自命为谦虚，于是又觉得一切人都外恭内骄，在那里谦虚。我还记得大概是民国八年左右，我们乡下闭塞，我的可爱的乡邻们见了剃光头的就加以嘲笑。
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

小秃头上有神明：

先杀袁世凯，

后杀黎元洪，

ma 帽，蹦！

这大概还是张勋复辟时候的民谣，ma 是脱去的意思，说着就将剃光头的帽子抢去，其时袁世凯早已过完了皇帝瘾，并且死了好几年了。现在我的乡人自然已经不崇拜辫子，复古家自然总还是有的，他们作不成什么事情，却自以为是中流砥柱，暗中骄傲得很。

我的甘心把自己的书送去看人，并不是因为看见书店里寂寞，有意特地去陪伴作家们。不过我也有一种想法，虽然同是作为使书店老板皱眉的存货，我觉得与其在摊头上躺卧，看着被太阳晒黄，被客人翻卷，被苍蝇拉一脸屎，还是高高的立在架上好些。这样看起来不但“清高，”并且可以远远的目迎晨昏，在壁钟的滴答声中望一望店伙的倦容，马路上的行人和夕阳，浏览起风景来要方便多了。

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记

芦 焚

陆

旧事 .....	壹
铁匠 .....	拾
秋 .....	贰拾陆
生命的灯 .....	肆拾贰
方其乐 .....	伍拾贰
故事集 .....	陆拾肆
同窗 .....	柒拾壹
鹧鸪 .....	捌拾捌
残烛 .....	玖拾柒

# 旧 事

---

我们大概都在一个小城里住过，我不知道你有怎样观感，它

□

给我的印象却是痛苦。首先我想说一说城隍爷爷的生日。这时

□

候是废历五月，谁也不知道是从几时起庙里面就定例做戏，是

□

从早晨演到黄昏，然后再倒转去，从黄昏演到天亮，继续不断

□

的直到唱完了九十六小时为止。

□

“不断的九十六小时！”

□

你也许会以为奇怪；然而更奇怪的却还是绅士们，一到太

□

阳下山就听见打杂的“清庙了，清庙了”这样喊，或是“赶人

哩，赶人哩，”直然发出逐客命令，这以后自然是单剩下女人、  
儿童、戏子、道士同“干净的”他们了。

这事情——无论是“赶人”或“清庙”对于我们都是都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对于戏还感不到什么兴趣。我说感不到兴趣，其实倒是因为人小身矮，提了脚跟也仅止能望见别人的项背，况且这样伸了下巴，不久便再也站不下去了。不过我们仍旧有办法来消磨时间，譬如看老太太们诵经了，研究研究“丰都城”了，瞧一瞧判官或金刚了；还有一个被蟠结在梁上的龙撮着的女人，  
□  
就在“丰都城”门外，我们叫做“龙抓的小媳妇”的，是倒垂了头，悬空的吊着，雪白的脊背上还殷然滴血。所谓阴司，在那时候的我们看来真是阴森森的衙门。  
□

而最吸引人的要算宝殿两壁挂着的图画。

□  
你且抬头一看，到处都在工作，顶面熟的自然是手执铜叉耳际竖起两撮红毛的狰狞鬼使。第一种作风，大概可谓之南北  
□  
统一，是画着叉起了活活的鬼正要送入沸腾的油锅，另外取着

同样姿势的，则是叉进漆河里喂鳖。

“这不是可怕吗，先生？”

“这还不够可怕，诸君。”

我已经很难告诉你我当时的感想，当我看了比这更可怕的，当我看了锯解、磨砢、剖腹、挖心，我唯一能记得的是我想逃走，但是我仍旧许久许久的茫然站着，心里一无所欲，后来偶然想起，就觉得充满了血腥似的不舒服起来了。

□

画神和鬼，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模特儿多半是根据人。不

□

过中国的刑法，就我所知，古时候规定下来的顶厉害的似乎还

□

只是大辟，后来进化了，也就是说文明了，我们的先贤发明了

□

凌迟，像锯解这种办法，在历史上却很难找到先例。那么是怎样

□

处置的呢？说起来也的确周到的吓人。大概是以为人即使变

□

成鬼，仍旧不过是软软的，有关节，用锯这东西就不好办，所

□

以用柱子把两边夹住，使他(?)不能动，锯也只在顶门上抽拉，

□

总不下来。磨砢的方法更妙，是用我们早就熟识的驴子拖了磨

石,其余的都已磨成浆,只看见露在磨孔上面的穿着红鞋的两只小脚。虽然只剩下两只脚,一看也还明白被碾的是女人。有一层我却永不明白,就是既然已经到了这样地步,为什么还要给她穿上红鞋。大概是女人而遭碾,以为很浪漫了!然而用意最勇敢的还是那剖腹的一幅,也是女人,而且连从肚子里剖出来的胎儿的头发都精细地画出。那女人,自然是因奸杀夫鸩婆的人,所以纵然是还没有见过天光的婴儿也都不被轻易放过。

□

支持这画派的自然是有着特权的“清白”善人,所以在那些

□

些犯罪的脸上,还一丝不苟地描出吃苦头的表情,并且在血泊

□

旁边——或者磨台下面——又都特别画上一只小狗,伸了头在

□

舐血污。由此看来,阴司虽然可怕,倒也还有一丝活气,并不

□

像我的乡亲们骂人时所说的“死了连狗都不吃”的那样寂寞。此外

□

还恰恰证明了保卫“正义”和“道德”的如所谓善人者,他们

□

们心地的残酷,其实要远胜过被他们咒入阿鼻地狱的恶汉。

□

肆

在这里我又想起“秋决,”不过到我有资格看见的时候已经



改行“不定决”了，而且我们那里的人们，还想出一个可爱的名词，叫作“出人。”

“出人”在我们那城里，真是举世滔滔，称得上了不起的盛事。当消息一传出来，就看见有人在衙门前面徘徊，资格老的已经事先到法场恭候。

于是这就提出来了。他们的名字大概是叫作史大发或周铁棍或王二虎。首先是验明正身，在西洋，这时候所要做的是问有没有遗嘱，中国就不需要这一套，是要点名，堂上高声喝道：  
史大发！照例没有回答；接着是问：冤不冤枉？仍旧没有回答；  
再接着是朱笔一点。一点之后，那笔按老规矩是要马上投到地下去的，劾问的官吏也就转身退去。所以投掉，据说是因为笔尖上染上了凶气，返身退去是回避死囚的辱骂。

验明了正身，上了五花大绑，这就被带下去了。有时并不顺利，譬如仍旧是史大发吧，他大概是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冤枉冤枉的喊着不肯下去。自然再也由不得他，押管的衙役们偶然

伍